



我国对新冠疫苗的信心有多少?

本报评论员:余凡

2020年末12月31日,由中国科兴药业运来第二批的180万剂Sinovac新冠疫苗安然抵达雅加达珍卡连“苏达国际机场”(Bandara Soetta),在保安部队的严密护卫下,随即运往万隆PT Bio Farma 国企药业公司,进行必要的验收程序及妥善库存。

12月6日晚,首批120万剂Sinovac新冠病毒疫苗运抵雅加达,本国对疫苗的重视及积极争取,获得世卫组织及各国的好评。科兴生物制药所研发生产的疫苗可以在标准冰箱中保存,温度大约2到7摄氏度,对疫苗的运输和储存提供了极大的方便。而美国的疫苗需要在零下20至70摄氏度超低温保存,很多国家难以做到。

印尼CNN网之前称,向科兴药业订购Sinovac疫苗的数个国家对测试进度表示质疑,其中包括巴西、菲律宾、柬埔寨等国,因为第三期临床试验的安全性迟还未出炉。反观美国赶快公布其生产的辉瑞(Pfizer)有效性达90%,而摩德纳(Moderna)更高达94.5%。根据国际准则,国家医药监督委员会需要有关数据,才能开具“紧急应用”相关疫苗的准证。一些政客及媒体却不参考科学逻辑,跟风攻击“中国疫苗”。

中国因已控制疫情,疫苗的第三期临床试验需与还有众多患者的国家合作,试验过程中难免出现问题。比如秘鲁在12月12日宣布一名接种志愿者出现健康问题,将暂停国药集团灭活疫苗在当地的实验。这让一些外媒趁机大肆渲染和抹黑,说中国疫苗的安全

性不如欧美等国。实际上,美国辉瑞的新冠疫苗在接种时出现的问题更多,甚至会导致志愿者死亡或者面瘫的情况,但亲西方媒体却一字不提。

巴西的权威机构布坦坦研究所在23日宣布科兴Sinovac新冠疫苗的有效率,并启动新冠疫苗的开发计划,但只保守地报出符合世卫要求的“50%以上”,一些媒体表示功效太低。土耳其卫生部报说有效率91.25%,马上又有人说“数据不可靠”。

《罗盘网》30日报道,国家疫苗研究小组组长古斯南迪(Kusnandi Rusmil)表明,Sinovac疫苗在万隆已经对1620位年龄介于18至59岁的志愿者进行为期5个月的测试,注重在14天间隔接种2剂疫苗的紧急方案,这与巴西及土耳其医药机构的方案相同。试验已在

11月6日注射完毕,并在两周后的20日开始采样。志愿者对接种的副作用多数表现在注射部位的轻度疼痛感。他还说:“这个月是第二次注射三个月后的采血阶段,以中和法(netralisasi)进行抗体检测,并在PT. Bio Farma的实验室以酵素酶联免疫吸附剂(简称Metode Elisa)测定。”详细报告将于元月初呈交给食品和药品监管机构(BPOM),呼吁民众静候政府机构科学负责的通告。

不料,《罗盘网》于1月3日报道,近来国内民众被一则“Sinovac疫苗还只适于试验用途”的传言所震惊,尤其是在新冠病毒变异,全国积极准备接种疫苗的当下。该信息写道:“请注意将为民众接种的Sinovac疫苗包装盒,明显写着‘临床试验用’(Only for clinical-trial),有源自非洲猿类的‘晶

胞’(verocell)。”并称疫苗内含有硼砂、福尔马林、铝、汞(merkuri)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。印尼医师协会(IDI)随即进行以科学逻辑、药理知识为基础的驳斥。新冠疫情专案小组组长如柏里(Prof.dr.Zubairi Djoerban)强调:“那条链接信息太离谱、是谣言!”

近日,中国国产疫苗频频发出好消息,已成功打入国际市场。越来越多的国家送来跨国订单。11月,巴西卫生部批准进口600万剂中国新冠疫苗,12月初,中国疫苗在阿联酋获批上市。中国团队与康希诺合作研发的疫苗在墨西哥取得重大进展。

国家卫生部疫苗专案发言人西蒂(Siti Nadia Tarmizi)表示,卫生部在对科兴疫苗进行检测后,将于1月3日起向全国34省市配发疫苗。印尼是东南亚人

口最多的国家,卫生部计划在药监局(BPOM)批准疫苗紧急使用后,立即推进疫苗接种工作。

国家卫生部长布迪(Budi Gunawan Sadikin)在2日发表声明,印尼的疫苗接种计划将持续15个月左右,优先为130万医务工作者接种。截至1月2日,国内累计确诊新冠病例75.8万例,死亡2.2万例,检测阳性率达30%,高于世卫建议的5%。

当政府竭尽心力、物力、财力面对新冠疫情时,当佐科总统愿意成为接种疫苗的首批人士时,为何还有居心叵测的信息在蛊惑民众对政府的信心?为何还有心怀不满的政客、公知对政府的防疫措施进行指责、挑剔、抹黑?我们看到美国、巴西、英国、印度等国不团结抗疫的惨痛结果,我们对政府的防疫政策应该全力支持。

巴中53年届:张茂荣



我从小就和报纸打交道,不是因为是在报馆工作,也不是家里有人在报馆做事,更不是有当报馆老板的亲戚,而是大约10岁开始就当个卖报童。那当然是六十多年前的经历了。

上世纪40年代中,二战结束,鬼子投降,百废待举。世界反殖民主义运动风起云涌,苏加诺代表印尼千岛人民发表“独立宣言”。而1942年日本登陆爪哇岛之前,荷兰殖民军已先从印尼撤退,印尼各地发生暴徒乘机大规模抢掠、烧杀华人的事件。我们原在“芝加冷”的家被暴徒连夜抢掠一空,第二天竟又强拆房子,把门板、窗框、屋瓦、樑木……总之,把所有能拆取的都拆走后放火烧成焦土。更带着木棍、大刀追打、砍杀已无家可归的我们,抢掠身上的最后一些财物。华人只好纷纷连夜忍痛逃离家园。可怜仍是孩提的我们,紧紧跟着父母向着吧城方向逃难。也不知走了多少天,只记得一路上,如遇华人的村镇或农庄,就会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,给我们一两天的食宿,向他们谢别继续我们逃难的旅程时,还给我们几瓶水和香蕉叶裹着的饭团 lontong。就这样我们终于逃进已经给日本鬼子占领的吧城,一家人住进中华商会的难民收容所。那是座落在“摩连弗力”大街上中华商

会会所后面的大仓库,从小城镇逃难的难民就在大仓库里一家家席地而睡,还用吧城华人热心捐助的救济金,给我们免费供应三餐。

在难民收容所大概待了个把月,我们都得离开,自己想法维持生活。父亲原是“芝加冷中华学校”校长,抗战爆发后曾几次发动学生、家长和华人募捐支援抗战。我们到收容所后,一位吧城教育界的朋友到收容所来,偷偷地告诉父亲,日军在搜捕曾经带头进行抗日活动的华校校长和教师。他闻讯即告别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逃离吧城,到Pemanukan一个蕞尔小镇上的朋友家里躲藏。当时我们真不知父亲去了哪里,直至日本投降后,父亲找回我们才恍然。因此,离开收容所后,就只靠母亲一人挣钱维持生活。当时只有8岁的我,就和比我大两岁的哥哥开始在网球场做球童、在班芝兰卖牛肉干等,挣钱帮补家用。偶然,看到有人在“孟加勿杀”桥头、“新华戏院”(Thalia)对面叫卖当时唯一的中文报纸《共荣报》时,会坐在桥栏杆上注意他们如何向来往行人推销。那是日本占领军控制的宣传所谓“大东亚共荣圈”的报纸。

日本一投降,巴城街头几乎每天都出现向市民免费派发的《时事报告》,记得是用四开纸两面印刷。有一天,我从“石桥头”广仁学校放学,沿“槟榔社”(Pinangsia)回家,走到“草埔”(Glodok)的“好丽安”(Orion)戏院(其实是电影院,当时巴城的华人都把电影院叫戏院),正巧碰上一位正忙于派发《时事报告》的成年人,我向他要一张,他却拿了一张给我,还用客家话对我说:“老弟!帮手发给大家!”我接下透着油墨味的

我和《生活报》

《时事报告》,兴奋地分给我围过来的行人,迅即派完。我感到十分得意和有趣。

不久,《新报》和《天声日报》出版了,探听到两个报馆的地址,都座落在班芝兰、大港唇、阿森加华人最多的地方,我们兄弟俩就决定不再做球童,也不再做小贩,而以卖报为半工读的营生。后来,《生活报》出版了,印尼文的《竞报》、《明星周刊》也出版了。《生活报》社座落在“孟加勿杀”的“快乐世界”隔壁,而上述诸报报馆都集中在华人区。于是,我就分工负责跑《生活报》社。每天中午放学回家,抛下书包,匆匆吃了中饭,肩挎一个帆布包,戴上草帽,赤着脚,就直奔“快乐世界”的该报社,等待报纸出版。一拿到报纸,就赶紧走出报馆,沿着孟加勿杀大街直奔班芝兰和哥哥碰头,把《生活报》分一半给他,他把他手里的中、印文《新报》、《天声日报》、印尼文《竞报》等分一半给我,然后分头叫卖。四年中我们赤着的双脚踏遍了椰城从“小南门”到“新巴杀”的几乎所有大街小巷。包括:商店、旅店、饭店、影戏院、咖啡厅、摊档,以及行人熙来攘往的桥头等等等等。

我喜欢《生活报》社的环境,前面有一片较宽的场地,还有几棵大树遮阴,入屋门前有可供我们报童坐的三级阶梯,我常常坐在那里读报社印刷车间“手民”(雕板排字工人)传来当天报纸的清样,虽然当时还不能完全读懂,但也大致上能明白今天有什么重要消息,从而可以决定今天我应该拿多少份报。记得当时《生活报》上有一段时间连载胡愈之的长篇《韬奋之死》,那应该是纪念邹韬奋先生的文章。《生活报》可说是

我小学时的启蒙者,我就是这样开始养成看报的习惯,直到今天。记得回国参加高考,被上海的大学录取,到校报到、注册后,要给新生来一段集中政治学习,才正式上课。没想到到政治学习期间,大组讨论国内外形势时,我这个“华侨人”(当时上海闭塞,有好多上海人把华侨当作是地区名,称我们为华侨人)发言的丰富内容,竟让同学们刮目相看。这显然是受长期以来不离看报所赐,也是《生活报》启蒙所赐。

如果较早来到报社(卖报期间,我常交不出功课,给老师留堂补做作业才放我回家),我会走进报社后面的印刷车间,在那里看手民按照稿子检铅字排版。那时,《生活报》每天出四版,还没有用卷筒纸印刷的自动印刷机,而是用一张张两面分开印的散页纸,因此印好两面后要用人工折叠。我有时也会和工人围坐在一张大桌子帮忙折报。曾认识一位姓张名锦江的年轻手民,当时只知他喜欢音乐,能拉一手小提琴。没有想到我从巴中高中毕业后,留在椰城的振强学校教书时,他也在该校教书,既做班主任,也教各年级的音乐课。他说他是在《生活报》做好几年手民时,利用业余时间学的小提琴,后来又学了作曲。他创作的歌:《美丽的印度尼西亚》,因旋律优美,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,曾唱遍椰城各华校。听说后来有人还把这首歌翻译成印尼文歌词继续扩大范围传唱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改变亚洲政治格局的惊天大事。从那时起,印尼华人也分裂成壁垒分明的两派。《生活报》可说是左派报纸的一面旗帜。我在报馆里,经常看见著名的

王纪元、黎明(黎瑞格)、黑婴、黄周规等先生。印象中他们总是行色匆匆,显得带着使命感投入工作。当然我认识他们,他们并不认识我这个小报童。

卖报时,我十分清楚怎样的人喜欢买什么报。当时年轻人喜欢《生活报》多些,但更多的人都喜欢同时买三份报,即代表左、中、右的《生活报》、《新报》和《天声日报》。

后来我回中国了,家人有时还给我寄《生活报》,四、五份一卷由邮寄来,当然收到的都是过了一个多月的报纸。那时在上海能收到《生活报》显得十分珍贵,同宿舍的国内同学都争相传看。其实他们主要是看广告,因为当时中国的报纸是没有广告的,他们觉得广告很新奇也很有趣。但这只维持一年光景,后来我就被奉劝不要让印尼家人寄报纸了。上海人还比较开通,又因为《生活报》是左派进步报纸,没有为这事对我进行批判。

因为卖过好多年报,总是对报纸有较深的感情,以致后来出港后,担任许多次访问和调查,把收集到各类资料进行整理、编辑、说明等。并计划出版十几本不同主题和内容的书。这确是功在当代,披泽后人的极有意义的工作,因为这一系列书不仅是印华文化的珍贵遗产,也会是充份反映当时印尼社会真实情况的历史资料。十分赞赏他们不浮夸、不张扬坚韧地做实际工作的奉献精神,期待他们一系列有关书籍的成功出版。

2011年9月12日于香港

台,听到华文报纸经32年沉寂后又响亮登场的消息,真是好兴奋。过去常常要到香港中央图书馆看印尼的报刊,现在有了电子版,天天一早打开电脑选读几份印尼报刊,已成为退休生活的内容之一。没有想到还有机会义务参与一点香港印尼研究学社政经期刊《印尼焦点》的编辑和出版工作,也算是有生之年真正做过出报刊的甜酸苦辣,包括执笔为文时的责任和知识之不足、筹募经费的艰难、出些差错时设法补救的状态,以及出版后的喜悦等,从而体验到如《生活报》等印华老报人们,在当时社会大变动中紧张工作的使命感;更算是找到进一步认识生一、养我的“第一故乡”——印度尼西亚的契机,和对她稍尽绵力的平台。

凤翔(千仞)、俊祥、昆仲正与众多原《生活报》人的后代,以及广州黄昆章、胡南、江苏徐策等,在北京的周南京、梁英明学长等协助下,正以《生活报》为主线,进行抢救上世纪四、五、六十年代印华文化遗产的工作,他们首先组织“查报团”到北京中央图书馆查报、阅报、复制,又进行许多次访问和调查,把收集到各类资料进行整理、编辑、说明等。并计划出版十几本不同主题和内容的书。这确是功在当代,披泽后人的极有意义的工作,因为这一系列书不仅是印华文化的珍贵遗产,也会是充份反映当时印尼社会真实情况的历史资料。十分赞赏他们不浮夸、不张扬坚韧地做实际工作的奉献精神,期待他们一系列有关书籍的成功出版。

凤翔兄要我写些和《生活报》有关的文章,作为曾经于少年时卖了四年《生活报》的小报童,就只能写些外围琐碎的事了。

漫画 王锦松 (原载联合早报)



疫情何时了

疫情肆虐如虎恶
精神恍惚今非昨
禁固家中闷不乐
对壁自叹情缘各

新年试笔

子鼠失灵窜遁藏
金牦鼓劲重任扛
庚子萧瑟百业萎
辛丑激奋振兴忙

雅加达:曾千

新冠肺炎虐万国
束手无策心焦灼
何日锁住不散阔
寰宇民心皆安乐

占碑:常青

牛转乾坤盼明朗
人类抗疫继启航
齐心倾力驱瘟神
万象复苏谱新章

新年言难尽

年新有话言难尽,
冬眠夜凉觉天寒,
情知新冠肆天下,
新年未始成旧冠。

元旦感吟

去年今天大水淹
恶运兆头已告知
可是大家太轻意
如今想起费心思

香港:黄木通

如今举世无净土,
唯有小楼得尽欢,
诗书画艺来相伴,
不是神仙胜神仙。

印尼:竹林

今年今天晴空朗
阳光灿烂大地笑
人间充满新希望
痛击疫情终消灭